

江湖行

卷三

叁

徐訏全集之三

江
湖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二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臺四版

徐 訏 全 集 (三)

基本定價 四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	者	徐		訏
發	行	人	蔣	廉
發	行	印	刷	局
		正	中	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5052)協
(500)

正 中 書 局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Address: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經理室電話：3821145 編審部電話：3821147
業務部電話：3821153 門市部電話：3822214
郵政劃撥：九九一四號

海 外 總 經 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十六番地

電話：291—4345

東海書店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

電話：791—6592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歐洲總經銷：英華圖書公司

Address: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L. England

加拿大總經銷：嘉華圖書公司

Address: China Court, Suite 212,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你說人生不過是故事的創造與遺忘。沒有人生不是故事，也沒有故事不是人生。沒有故事的人生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人生的故事是空洞的故事。

你又說神話的可愛就是它真正表現了人生，神話衰微以後，世上就有寫不盡的小說，說不盡的故事，演不完的戲劇，我們無法設想沒有故事的人間，沒有故事的人間正是沒有大氣的空間，這該是多麼空虛與寂寞。

我說，可是如今人間已有太多的小說，太多的戲；所有的故事都是大同小異，拆造拼湊，千篇一律，難道你沒有聽厭倦麼？

你說，人間也偶而沒有故事，那是謠言的時代。神使人創造故事，魔鬼使人創造謠言；故事發於愛，謠言發於恨。沒有神的世界就會有魔鬼，沒有愛的世界就會有恨，人生不會是空

白的人生。人用故事懺悔自己，人也會用諺語損害別人。

你又說，請不要談枯燥的哲學，煩瑣的理論了，一切你所說的都是對人，一切你所講的都在求人信你。而藝術的創作則是對神的，是求神對你寬恕。理論的始點是諺語，理論的終點是批評。一切的理論是評衡人，一切藝術的創作則是評衡自己。因此我要你重新創作。當你有美麗的故事時，諺語不會侵佔你的靈魂。

我說，天才到底還是時代的產物，在這沒有故事的時代，你何必要一個凡人來創造故事呢？你說，天才是時代的產物，可是即使是凡才也是時代的影子；天才不忠於自己也會忠於時代，凡才要忠於時代先得忠於自己。也許故事已經在兩千年中講盡，但是相同的故事都有不同的內涵；繪畫裏的山水人體與靜物年年有無數的相同的作品，而竟有如許不同的表現。這正是反映我們千篇一律的人生，裏面活躍的到底還是不同的生命。文藝是不同的生命在相同的人生中作相同的嘗試與失敗裏流露的不同的懺悔與祈禱。可以代表忠誠的懺悔與祈禱的就是文藝。

我說，我所有的也許也祇是對我的生命在人生中跋涉的故事。但是人生是什麼呢？我們還不是為一個偶然的機緣而改變了整個人生的途徑，也因而會改變了我們生命裏最個別的性

格？你難道要我告訴你那人生中無數機遇一步步帶我走進奇怪的途徑的歷程麼？

你說，那麼你可是相信中國課命的迷信，以爲一個人出生的時辰注定了一生的窮達順逆與貧富呢？

我說，我也許不相信這個；可是我可能不相信，如果我出生的時辰不同，我一定不是我的現在的生命了。因爲「我」原是由一定的時間與地點所定，換一個時地，其所產生的生命當然不會是我了。

你說，那麼你是不是定命論者呢？以爲你的一生早已爲命運所定，或者爲神所安排了，你的一舉一動你都可以不負責的。

我說，可是在許多場合中，正是我的意志製造了給命運襲擊的機會。如果我要說什麼，那就是這個，這倒不是善惡與是非的道德問題，而是對我沒有珍貴我自己的生命的一種懺悔。但是懺悔有什麼用呢？已逝的生命是絕無法挽回的，我們的補贖祇有求於將來，但是將來的重獲並無補於我過去的所帶。我曾經處心積慮要對一個倚勢凌人的權要報仇，可是當我可以達到目的，而忽然發現我的仇人已經變成潦倒窮巷，耄老無能的生命時，我再無意復仇，我後悔的是我所浪費的長長時間裏的處心積慮了。我也曾爲一個貪慕錢財的女子而專心求利，

但當我有足夠的錢財可以壓倒我的情敵時，我發現她正在小巷中捧着乾癟的乳頭在餵孩子；我當時後悔的也祇是我所浪費的孜孜爲利的心計。一切我們生活的準備，事業的計劃都是如此，因爲這些都是假定生命是靜止的。在流動的生命之中，一切的準備與計劃都會落空，重獲已失的東西總不是你所要的，然而人是多麼看重已失的東西呢？

你說，那麼你就把這個告訴我吧，這正是你在人生的嘗試與失敗。

我說，我也許沒有作什麼嘗試，也沒有失敗，我的一生祇是追尋已失的東西，而得到的則是加多了一個已失的東西。我不知道我生我知以前神與命運是怎麼安排的，在我生我知以後，我的生命就在這樣追尋中浪費了。

你說，這就值得你細細的回憶與懺悔。那麼你願意把一切都講給我聽麼？

那麼，如今且讓我從頭懺悔。

你可知道我父親是一個勤儉的農夫，他整年天沒有亮就起床，天黑了才回家。除了每年新年裏的幾天，他再沒有其他的假期。他有一付鋼鐵鑄成的筋骨，永遠有愉快的精神。他的體力配着他的勤儉，外加我刻苦耐勞賢慧的母親，他在三十五歲時候家庭已經小康。那時候我十二歲，可以說是我生活中最平靜愉快的時日。

我母親是一個身材小巧，精神飽滿，動作敏捷的女人，從來沒有脾氣，永遠有笑容在臉上，她同我父親感情很好。每當我父親農作回家，母親總是預備着水等他洗澡，預備着酒菜等他用飯。晚飯總是我們家庭最快樂的時辰，父親喜歡在飯前喝一點酒，喝了酒他總是有說有笑，講他如何想把後園擴大，他要在園中種什麼蔬菜瓜果一類的計劃。在夏天，我們總是

在瓜棚下吃晚飯。父親赤着膊，露着他紅熱健康的體格在喝酒；母親爲我切西瓜的時候，父親總是對我說：

「好吃吧？明年我們後園可以有桃子有橘子有葡萄，西瓜也可以長得更大更多；祇要你勤力去做。」

我從小就在田裏學着農作，十歲進小學讀書，一放學就到後園做挖土施肥一類的事，十四歲我就跟父親下田；十六歲我已經有父親從習慣中得來勤儉耐勞的精神，我也有一個壯健如牛的身軀。

隨着我年齡的增加，我們的後園也隨着父親生命的擴展而擴展，父親與我種了許多果木瓜豆與菜蔬。我們建造了幾間茅屋，專爲養豬養雞與堆稻草及雜柴之用。那所堆稻草的茅屋，上面有一個攔樓，地位不大，但可以放許多東西，那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赤着腳，走着那高高的幌搖的竹梯，覺得很好玩。當收割完成，稻草堆滿的時候，我同許多鄰家的孩子都喜歡爬到攔樓上跳下來，跳在稻草堆上打滾。

你喜歡我這樣講下去麼？但是我想講到這裏也已經够了。

假如我就是這樣長大着活下去，我一定不會過後來的流浪生活的，我也不會有如許的痛苦

要待對你訴說。在一個安定的家裏養子育女原是人類最大的理想。但是人間竟無不謝的花，無長綠的草；人間無不醒的夢，人間也無不散的筵席。

這因為我父親於四十歲就開始神經錯亂，一切的變化就此開始。

說起他神經錯亂的原因，則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綜合，人們無從解釋，也無從加以判斷，但在人間出現的事實永遠就是事實，而這個事實竟在我父親死去多年後還好像存在着。

要講這件事情，必須先講我們鄰居；我們的鄰居同我們相處都非常和睦，平常彼此互相照顧，過年過節總是彼此相邀，飲酒歡鬧；長一輩的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下一輩也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比我小五六歲的人，就不能同我玩在一起；而我家裏則祇有我一個孩子，所以當我十六歲的時候，九歲十歲的男孩子我們就很不生疏。可是有一個叫做白福的十歲的孩子，則常常令我們注意。他很瘦，非常孤獨，不愛說話，不愛笑；不知怎麼，他不喜歡同他同年齡的男孩子在一起，時常一個人溜到我們家裏來，到我們園裏偷一些瓜果獨自躲到我們放堆稻草茅屋裡去吃。第一次父親發現他，父親討厭他鬼鬼祟祟，又恨他在果子沒有成熟的時候就去偷摘，教訓他一頓，告訴他以後不許來，等果子成熟了一定請他來吃；把他趕出去的時候，他還把兩個已熟的桃子送給他。可是第二次他又來了，父親發現了他，叫我去，我輕輕

的走到園裏，猛一下闖進那所茅屋，就看見白福坐在地上，他前面竟是一大堆的未熟的綠色的金橘，他不是在看，而是把金橘當作玻璃瑞似的在玩。我罵了他一頓，把他提出去。

於是，第三次，白福又來，事情就發生了。

大概白福聽到父親的聲音，所以他想爬着竹梯躲到擱樓上面，父親一推進門，看到他在竹梯上，一聲怒吼，白福一駭，脚一滑，就跌了下來。說也奇怪，他的腦壳正跌在一塊石槽上面；父親想救他，已經是滿身鮮血，他像一隻小雞一樣，抽搐了一陣就死了。

白福死後，我才想到白福是誰家的孩子；原來他是高伯的第六個兒子。高伯有九個孩子，整個的家裏白福最不討人喜歡，因為他脾氣倔強，行動古怪；疼愛他，他也永不愉快；責罵他，他也旁若無人；永遠睜着一雙死魚目般的眼睛望着對方。所以他家裏沒有人愛他理他。他的死，在高伯的家裏幾乎沒有什麼反應，父親爲他買了棺材，收殮入土後，高伯的家裏並沒有再責怪我的父親。但是父親從那天起竟幾天不能睡眠，不能吃飯，以後神經就有點異常。

假如父親有高伯的責怪，或者甚至我父親有謀殺的嫌疑而受到法律的裁判，也許我父親不至神經錯亂。但是父親所經歷的世界，竟是一個這樣平靜而不想掀風作浪的世界；於是父親

內心的世界就此紊亂起來。他開始有非常凶暴的脾氣，開始喝酒，開始相信鬼怪。他不願看見那所茅屋，他怕走到園地去；他吩咐拆去茅屋，隔些日子，又叫建造一所小小的亭子，他放了一塊白福的牌位在那裏。但是他仍舊並不能由此得到安慰，他在睡夢裏時常夢囈，夜半醒來，常常看見白福的影子，即使在光天白日之下，他時時意識到白福死魚目般的眼晴一直盯着他。他不再勤儉，他不想工作，他每天喝酒，喜怒哭笑無常。我雖然也知道他內心是痛苦的，但是我並不能對他有所諒解，因為我母親實在太可憐了。他常常在我母親同我身上發脾氣。不到一年，我母親病了，舅舅從城裏把母親接到他家裏去，我三天兩頭去探訪母親，母親仍舊每次都問我父親，但是父親則每日在鎮上喝酒，有時候醉得不回來，他從來沒有想到母親。母親於三個月以後死了。父親則已經完全神經錯亂，整天嚷着鬼怪；健康完全消失，臉上再無笑容，沒有一個醫生，沒有一個巫師或僧道可以救他，唯一可以暫時安慰他的是酒。於是我典押田地，每天供他狂飲。半年以後，他全身麻痺，後來連說話與排洩都失去了能力，他死得像是竹梯跌下來的白福，枯瘦像一束晒乾了的稻草，頭垂在床沿，張着死魚目般的眼晴望着燭光。

許久以後我在人世流落，看見過無數的人的變化，糟要變成囚徒，富豪變成赤貧，美麗的

變成醜陋，健康的變成孱弱，但是在我記憶之中，一切的變化像是都沒有我父親變化爲快。好像僅是一夜之中他的樂觀變成了悲觀，自信變成迷信，壯志消沉，百病叢生。愉快的家庭頓時憂戚，人人的笑容變成愁容，光明的前途完全漆黑……而這就是人間！

父親死後，我才知道田園早已荒蕪，債臺高築。我拼擋出賣我們的田地，還清了債，我想離開這可怕的世界，與附着這世界的許多陰魂。

恰巧那時候來了一個搖船的，他的名字叫作舵堂。他一年一度到我們村莊來，載着一羣演越劇的女孩子，在廟會中唱演各種小書裏的故事。這是我們村裏唯一的娛樂。那些年頭收成好，鄉下人都還過得不錯，常常請那羣越劇的演員們到家裏來玩；許多老年的婦人都喜歡這些演戲的女孩子，母親也是其中的一個。父親則同這個船夫做了喝酒的朋友，這位船夫年紀比我父親大，但是身體比我父親還要結實，他跑過許多地方，講些許多我沒有聽見過的事情。我聽了他的故事，覺得他的生活一定比父親有趣。我很奇怪為什麼父親要就在一個地方種田，而不想同他一樣到處去走走呢？父親也愛聽他故事，但是父親並不羨慕他的生活。父

親似乎很有自信，覺得他走的路才是正路。

越劇班來了以後，鄉下可以有三星期的熱鬧，三星期的戲演完，田裏工作忙起來，他們就走了，我從來不知道他們去什麼地方。下一次來的時候，這位船夫總是要帶一些用的吃的東西給我父親，這些東西總是我沒有見過吃過的。我不知道這份友誼是從那一年開始，總之自我長大以來，這位船夫也就在我記憶中長大起來，我叫他舵伯，他叫我野壯子。

父親死後，許多鄰居都勸我討一個能幹的老婆，把父親的事業重新振作起來，有的還願意借錢給我，好些債戶都叫我不要着急，等明年收成時慢慢找還。他們對於我要把田地賣去，先行還債，覺得是非常對不起父親的事。

那次舵伯來的時候，正是我在出售田地的時候。他一聽到我在一年中死去了父母，唏噓了許久，要我陪他到我父親墓前，他買了香燭魚肉憑祭了一回。以後他挑了這些魚肉，隨我到家，他在我家的灶上燒了幾隻菜，邀我像過去父親一樣的陪他喝酒。於是他同我談到我以後的打算。

我告訴他我並沒有什麼別的打算；我祇想先把田地賣去，還清了債。他問我是不是還想種田，我說我除了種田以外，也不會什麼；但是要種田也不想在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有太

多可怕的記憶了。我於是告訴他我如果賣了田，還債以後，也許可以剩兩三百塊現洋，我想找一個田地便宜一點的地方去買一點田；因為他跑過好些地方，所以我順便就問他那裏比較合適。

舵伯聽了我的話以後，沉默了好一回，最後他勸我放棄這個打算，素興跟他流浪去做生意。我說生意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他說，如果我相信他可以同他合作，他因為沒有本錢，所以想做也沒有法做，如今我既有兩三百現洋，那就很有辦法了；他於是告訴我某地的油價某鎮的酒價，小城裏的肉價與山鄉裏的魚價。祇要跟着他的船同走，隨時隨地都可以賺錢，無須乎死耽一個地方去種田。

他的話馬上打動了我的心意，三星期以後，我賣去了田地，還清了債，手上還剩兩百七十元現洋，我變成了他的助手，搭了他的船同行，我也開始學習拉練支帆搖槳撐篙一類航駛的技術；憑我結實壯健的身軀，我很快學會了這些，我於是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在船上，魚隨時都有，柴也不用儲藏，經過的地方都有殘枝枯葉，一上岸隨地可取。買米買油都是現買現用，要什麼，祇要船到埠就可以有什麼；這同我們農村的生活完全兩樣。在農村裏，什麼東西都要儲藏着，一買就是很多，稻草雜柴堆滿一屋，準備一年之用，每年製

酒，一做就是幾缸，預備整年之消耗。如今則是什麼都隨時可有，祇要船一靠岸，走幾里路就可找到市集，市集裏什麼都預備着，或多或少隨你需要的都可以有，付了錢，就可以拿走。

在這樣的生活之中，第一個使我想到的就是我們那間堆稻草的茅屋了。如果稻草不用堆積，就用不着那間茅屋；沒有那間茅屋，白福就不會去躲；白福不會去躲，就不會跌死；他不會死，我父親就不會見鬼，神經就不會錯亂；那麼我母親也不會死，父親也不會狂飲，不會……總之，一切的變化就不會有了，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能像船上一樣生活呢？

也許是這個原因，我很快的就再不想去過以前一樣的生活了。而我們的商業竟一開始就獲利。我們在小城裏買了十箱煤油，在幾個經過的鄉村中論斤賣去，我們就賺了四分之一。我要把一半利潤給舵伯，他不接受，橫講豎說，他接受了三分之一。以後他的錢也做資本。一轉兩轉，我們買了豆又買了麻，舵伯把它在城裏賣去，販買了女用的紗絲鈕扣針線以及兒童的用品玩具，我們又到了鄉村，就在我們的班子演出的時候，我擺了一個攤子，沒有幾天就賣完了。這樣的跑來跑去，不到半年，我手頭有了一千三百五十元現洋。舵伯教我把一千元存在銀行裏，把三百五十元交他，他也出了三百五十元，說是大家合夥，平均分配，從新做起。但是這一次舵伯竟沒有讓我知道他買了些什麼，祇是在城裏一個船埠上，叫我在夜裏守